

墨飘香

两千年前的橘官，在简牍上“工作留痕”

彭昌辉

又是一年橘红时。满山遍岭的柑橘，将湘西里耶映照成一抹别样的风景。

屈原曾在《橘颂》中深情地赞道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寥寥数语，便勾勒出柑橘这一嘉树的坚韧独特、扎根南国且多姿多彩的形象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：“淮、海惟扬州……厥包橘、柚，锡贡。”柑橘，早早就成为了进献天子的贡品。自秦王朝起，它便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，产地开始设立橘官。这些橘官肩负着重要的使命，他们如同守护柑橘的使者，精心管理着当地橘树的种植、果实的运输。而里耶秦简中的“橘园橘志”，大概就是迁陵橘官的工作日志。

其中，一枚简牍这样记载：“橘园橘志：橘四百九十一□□□，橘十八□□□，橘一□□□·凡五百一十。”虽然这枚简牍残缺不全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它时，仿佛能看到橘官在橘园里忙碌的身影。他穿梭于翠绿的橘树之间，仔细记录着每棵橘树的生长情况、结果情况。每一笔记录，都蕴含着他对橘树的悉心照料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。不难看出，这位橘官管理的橘园里一共有510株橘树，其中挂果的是491株，未挂果的是18株，死亡了1株。

橘官应当是个细心人，他将橘园里的情况及时上报给迁陵县。这些琐碎的记录，



里耶柑橘园。

音乐咖啡

日前，以“湘音颂潇湘·欢歌新时代”为主题的2026年“湘人湘歌”展演活动于湖南音乐厅成功举办。原生古韵与原创新声彼此激荡，乡土意趣与审美潮流互嵌共生，百姓烟火与家国情怀相融成味，122个节目装点了整整两天三场，盛满了新时代湖湘儿女奔涌的生命活力。活动一经启动，便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提到“湘人湘歌”，许多人会想起2008年创办的湖南省“湘人湘歌”大赛。赛事由原湖南省文化厅、湖南省广播电视局、省文联、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，2008、2010年连续举办两届，是彼时湖南声乐界极具代表性的文艺赛事之一。

时隔18年回望，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创造了当时的歌坛盛事，更在于提炼了“湘人湘歌”这一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理念。从文本内涵来看，“湘人湘歌”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积淀与历史叙事。二十世纪以来，随着何纪光、李谷一、宋祖英、吴碧霞、王丽达、雷佳等一批批湘籍歌唱家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，“音乐湘军”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。学界认为，湖南花鼓戏为湘籍声乐人才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滋养。换言之，湘籍歌唱家的艺术成就，根植于湘湖深厚的民间音乐文化土壤与地域人文情感内核。

地域音乐形态依托特定地理环境、民俗传统、方言语音、民间信仰等多元文化要



■方水土

湘绣作品《三军过后尽开颜》。

素秦代严苛的文书制度里，却是必须上报的政务。柑橘不是普通的水果，早在屈原的时代，它就是进献天子的贡品。金黄的果实里，裹着南国对中原的敬意，也藏着一方水土的灵气。只可惜，简牍残缺，虽然珍贵，但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，我们不知道橘官究竟还有哪些职责，也不知道除了洞庭郡迁陵县，秦王朝是否还在其他产柑橘的地方也设了橘官。

另一枚和“橘官”相关的简牍记载：“掾橘官卅二年（简牍正面）。卅二年都乡计课副及户年籍（简牍背面）。”秦始皇三十二年（前215），此时距离秦统一六国刚刚过去六年，秦王朝就在洞庭郡迁陵县设置了橘官。这一举措，不仅体现了秦王朝对柑橘的重视，更反映出柑橘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在那个时代，柑橘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，更是一种象征。它象征着南方的富饶与繁荣，象征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橘官的设立，是秦王朝对南方地区经济开发和管理的一种体现，也是对柑橘产业的一种扶持和保护。

秦代的政令向来以精密著称，连柑橘的种植都要设官专管，足见其在秦王朝物产体系中的分量。橘官的职责，想必不止于记录。他要督导农人修剪枝叶、防治虫害，要计算每亩的产量，要安排果实的采摘与储存。当收获的季节来临，那些挑选出来的上等柑橘，会被小心翼翼地装入竹筐，沿着沅水顺流而下，再转陆路运往咸阳。路上的时日不会短，或许要用苔藓保持湿润，或许要避开酷暑严寒，才能让远在关中的帝王尝到来自洞庭的清甜。这一路的舟车劳顿，让一枚柑橘有了超越食物的意义，它是秦王朝疆域辽阔的见证，是南北物产交融的纽带。

后世的史书里，少有水果有柑橘的如此待遇。苹果、梨子、桃杏，或许曾在宫廷的宴席上登场，却从未像柑橘这样，被写入国家的职官体系。究其原因，大约是柑橘的“不迁”本性。正如《橘颂》所言“受命不迁，

生南国兮”，它对水土有着执拗的依赖，离开南方的湿润，便难结出甘美的果实。这种独特性，让它成为南国颇具代表性的物产，也让统治者意识到，必须通过专门的管理，才能确保这份贡品的稳定供应。于是，从秦代的橘官开始，这种管理制度被后世继承，在汉简、唐书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关于柑橘种植、贡赋的记载，一条跨越千年的橘香脉络，就这样被官方文书悄然延续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安邑千树枣；燕、秦千树栗；蜀、汉、江陵千树橘；淮北、常山已南，河济之间千树萩……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”在司马迁看来，要是能在蜀、汉、江陵种上千棵橘树，那和当千户侯差不多。可见，橘树有很高的经济价值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巴郡“胸忍，容毋水所出，南入江。有橘官、盐官……鱼复，江关，都尉治。有橘官。”到了汉朝，巴郡胸忍、鱼复，蜀郡严道，都设有橘官。由《汉书·地理志》和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记载可知，朝廷会根据各地物产置设特设官，橘官只是其中之一，此外还有木官、铁官、盐官。不过，盐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，柑橘是为了宗庙祭祀、满足皇室的口腹之欲，所以西汉时前者隶属大司农，后者由少府统辖。到了东汉，统统改为隶属郡县。橘官的重要性不可与盐官、铁官同日而语。

《异物志》载：“橘为树，白华而赤实，皮既馨香，又有善味。江南则有之，不生他所。交趾有橘，置长官一人，秩三百石，主岁贡御橘。”秦汉时期的橘官制度为后世继承。唐代橘官的管辖范围大概并不局限于一县一郡，周围地区各种橘类名品都在橘官贡奉范围内。据说，唐开元末年，江陵也进贡柑橘，玄宗选了10枚种在蓬莱宫。没想到到了天宝十年（751）秋天，竟然结了150多枚果实，味道和江南、蜀道进贡的差别不大。玄宗十分自得，把柑橘分赐宰臣。宰臣上表庆贺，认为这是天子圣明的象征。到了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，官吏们专注于盐业生



产，发展经济，都不关心橘树，虽有橘官，但无所事事。清人戴炳诗《云阳书事》云“土俗但夸盐监井，风流谁问橘官堂”，正是说的南宋以来的旧事。

时光流转，当年橘官巡查过的柑橘园，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。如今行走在里耶周边的山野间，漫山遍野的柑橘树依然会在秋日里举起累累金果。它们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之源。果农们采摘、装箱、运输的忙碌身影，与两千多年前橘官督导采摘的场景，仿佛在时光里重叠。只是当年为皇家专享的甘甜，如今已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，成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滋味。简牍上的文字早已模糊，但柑橘的清香，却穿过悠长的岁月，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飘荡。

听到这方山水的回响

彭惠惠

素共生而成，鲜明的风格辨识度为湖湘文化赋予了独特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底色。然而，伴随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不断深化，传统地域音乐赖以存续的原生生态环境日益式微；此外，受西方音乐体系与审美理念长期影响，当代音乐呈现出显著的音律同质化、风格趋同化等特征。湖湘音乐独有的地域标识、艺术特质被不断稀释，本土音乐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
正因如此，今天重新激活、实践“湘人湘歌”的文化命题，便具备了突出的现实价值。

何谓“湘人”？何为“湘歌”？2008年“湘人湘歌”概念首次落地便定义为“湖南人唱湖南歌”，这一导向旨在强化作品的湖湘文化属性，以及推动品牌的本土标志性。睽违十八年，“湘音颂潇湘·欢歌新时代”2026年“湘人湘歌”展演活动的举办，既是对这一饱含文化使命感的地域文艺传统的接续传承，亦是对“湘人湘歌”这一文化现象及其精神内涵的当代回应。

本次展演由湖南省文化馆、湖南省群众文化学会主办，湖南省14个州市文化馆共同协办，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文化馆协同联动的群众文艺工作机制。虽历经十余年的时间跨度，“湘人湘歌”始终延续群众性、传承性、时代性三条主线。

展演分专业组、群文组，参演者年龄限

定18至45岁，涵盖专业歌手、文化馆业务骨干、民间艺人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and 各行各业的声乐爱好者。经遴选的122个节目兼具思想、艺术、时代与民族特质，呈现多元艺术面貌：既有花鼓小调《放风筝》、祁阳小调《五更留郎》这类传统民间曲调的朴素复现，也包含《洞庭鱼米乡》《簸箕上的麻雀》等经典作品的当代演绎；既有苗族民歌《爬柯莲》《萨嘎宝麦》保留原生形态的大胆探索，也有美声小组唱《马马嘟嘟骑》、土家族新民歌《挖土锣鼓歌》这类传统素材的现代转译；部分作品聚焦地域风物咏唱，如《河街》《山歌渔鼓唱古城》等，也有如《幸福鼓》《田野生花》这类日常生活的通俗表达。展演含57部原创作品，题材广阔，从家国叙事、历史回望到家常温情、儿女情思，丰富的题材共同构筑起湖湘人民对于故土、时代与家国的情感表达。

群众性、传承性与时代性的内在统一，造就本次展演丰富多元的湖湘艺术图景。尤为令人惊喜的是那些运用方言或民族语言演唱，连同精心设计的歌唱语境、民俗场景等舞美背景的节目，依托听觉与视觉的协同叙事，挖掘歌谣背后的地方文化记忆，传递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。以无伴奏民族原生态女声小合唱《爬柯莲》为例，表演者身着苗族传统蓝布服饰，手持针线篮围坐清唱，以生活化的舞台姿态还原民间歌唱场景。依靠苗语古调本身完成情感传

递，古老曲调并未因时间流逝丧失审美价值，反而以质朴的艺术质感抚慰现代社会个体的精神焦虑，这正是民间音乐独有的审美价值所在。

当然，透过本次展演，以“湘人湘歌”传承发展的内核来审视选手们的舞台表现，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看似微妙却实为根本的问题，尤为典型的便是对于传统作品的演唱存在地域韵味弱化的现象。湖湘民间音乐特有的润腔、语气的缺失必定造成情感逻辑与文化意涵的丢失，而这正是关系湖湘音乐文化精髓存续的根本所在！在原生文化生态持续消解的当下，传唱千年的湖湘“韵味”该何去何从？

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宏锋研究员曾深刻追问：“当代的中国音乐创作、表演等实践，是否以‘重建自身的现代身份’为目的？这种重建方式与手段是否符合中国自身的音乐艺术传统？是否拥有民众审美的普遍基础？是否能拥抱世界音乐潮流并充满‘中国情怀’？”带着这一系列批判性思考反观湖湘音乐发展，我们同样需要自我叩问：湖湘音乐文化如何在多元文化冲击下重建自身的现代身份？如何实现传统根脉与当代审美的双向共生？

一方山水生养一方歌韵，知道歌声来处，方能行“声”致远。2026“湘人湘歌”展演活动跨越十六年的接续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践行样本。

笔与针线的“会师”

施俊杰

将士衣袂的动态感，用丝线的起伏肌理表达出来。油画依靠颜料厚薄表现明暗，湘绣则依靠丝线粗细、丝缕方向、色线叠绣，在底料上生出细微的凹凸质感。原野的通透感、远山的朦胧感、人物鲜活的激情，经由丝线重新诠释，生出油画无法具备的细腻光泽与触摸感。

绣画相通，湘绣作品的表现力往往取决于画稿。在《三军过后尽开颜》中，刺绣工艺师运用了打籽针、雪粒针、交叉针、齐毛针等几十种传统针法，将油画的光影关系转化为丝线的色彩层次，将油画光影、色彩表现与国画的情致、意境相结合。

当然，两种艺术语言的融合，也考

验创作者的取舍平衡。如果一味复刻油画全部细节，就会丢失湘绣本身的刺绣本体语言，沦为图片的刺绣拷贝；如果片面强调针法炫技，又会割裂油画原本完整的画面叙事，损害长征主题庄重统一的氛围感。《三军过后尽开颜》这件作品，油画提供叙事结构、空间构图与整体情绪基调；湘绣发挥丝线、针法的材质美感，丰富画面肌理、柔化色彩。

千针万线绣出的不仅是岷山原野与会师将士，更是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回响。九十年前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；九十年后，湘绣艺人以针为笔、以线为墨，在丝缎上完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“远征”。

新大众文艺看湖南



长沙 Melete 合唱团在音乐会现场演出。

不断变化的社会经验、日益多元的审美需求之下，新大众文艺该如何求“新”，避免流于形式，真正创作出既面向大众、又具有艺术品质和时代精神的作品？由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长沙交响乐团打造的长沙 Melete 合唱团，通过《湘 xiáng xiǎng xiàng》音乐会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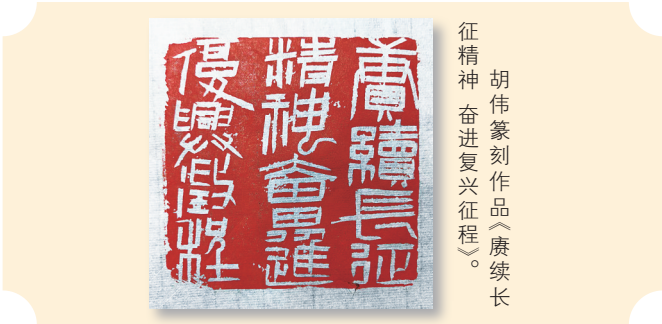
新大众文艺的“新”，首先是创作主体之新，不仅要让大众成为文艺实践的主体，也要保证艺术质量。长沙 Melete 合唱团用“专业院团搭台、大众主体唱戏”的模式，将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汇聚在一起。

合唱团里，有洗车从业者为了按时排练，特意在排练厅附近换了工作；有尝试融通音乐与中医理念的中医师；还有从军营走出、站上讲台的音乐教师。大众参与，并不意味着降低艺术标准。依托长沙交响乐团的资源和经验，Melete 合唱团为团员提供了系统的艺术支持。由指挥吴博、贺兰清，钢琴艺术指导邓凯龄，以及职业歌唱家、演奏家等组成的专业团队，为团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，在尊重团员主体性的基础上，帮助他们提升演唱能力，将真挚情感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。在演唱《菩萨蛮·凤凰于飞》时，Melete 合唱团以纯净温润的声音和收放自如的强弱处理，把对著名音乐家刘欢的缅怀之情倾注于起起伏伏的旋律中，现场不少观众为之动容。

新大众文艺的“新”，其次是题材内容之新，要以现实生活为根基，并在艺术表达中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。音乐会入选曲中包含《若月亮还没来》这样表达年轻人心声的热门歌曲。Melete 合唱团的团员们大多白天工作，晚上参加合唱团的排练，在合唱中疗愈自己。他们笑着唱“若是月亮还没来”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月亮——Melete 合唱团。除了引发年轻人共鸣的热门歌曲，指挥贺兰清还为合唱团量身创作了两首具有湖湘特色的歌曲。《星城蒸笼歌》以有趣的“热梗”和花鼓戏的曲调，表现长沙火辣的夏日生活。其中“蒲扇”“竹铺子”“刮凉粉”等描绘老长沙夏日生活的词语，唤起了观众年少时的记忆。《湘辣肴》则从湖南人离家外出、漂泊在外的生活经验出发，表现湖南游子的思乡之情。歌词通俗易懂，结尾处，合唱团热情洋溢地唱出湖南各地的美食名称，为观众献上一桌充满湖湘风味的音乐“团圆饭”。

新大众文艺的“新”，更重要的是价值功能之新。它不只是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，也让人们在参与和欣赏中感受艺术之美、体会时代精神，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滋养。在《湘妹子组曲》中，合唱团邀请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雨晴和大简演奏家何捷助演，一曲韵味十足的《洗菜心》，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花鼓戏的艺术魅力。随后，合唱团演唱醴陵民歌《思情鬼歌》和当代流行歌曲《湘女多情》，将湘女重情重义的精神气质延续到当下。这份情义不止于男女之情，也蕴含着湖湘儿女共同的家国情怀。音乐会的最后一曲《在这片大地上》由金沙作词、肖雅瑜作曲。歌曲从战争年代的家园破碎、英雄抗争，唱到硝烟散去后的和平与复兴，既回顾历史，也寄托着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许。Melete 合唱团以厚重磅礴的歌声，唱出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，将整场演出的情绪推向高潮。

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变化，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。只有真正走进生活、贴近大众，在亲切的表达中坚守艺术品质、传递时代精神，新大众文艺才能既有烟火气，又有艺术的穿透力。



胡伟篆刻作品《康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》。